

兩浙作家文叢

瞿佑全集校註

上册

〔明〕瞿佑著

喬光輝
校註

浙江古籍出版社

兩浙作家文叢

瞿佑全集校註

【明】瞿佑著 喬光輝校註

浙江古籍出版社



本書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前 言

長期以來，國內學人對瞿佑和《剪燈新話》的研究重視不夠。由於受時代的影響，魯迅等前輩對它的評價也偏低。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大陸始有學者專門從事該課題的研究，筆者曾發表《九十年代以來瞿佑及〈剪燈新話〉研究述評》（《古典文學知識》二〇〇〇年三期）一文，詳盡分析了這一領域的國內外研究進展和存在問題。大陸學者在該領域的研究極為薄弱，僅有為數不多的論文涉及相關研究，應該說，目前研究薄弱的主要原因在於缺乏一個完善的研究底本。

本課題『《瞿佑全集》的點校與整理』起初由法國科學研究中心陳慶浩研究員發起，陳先生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漢文化的整體研究，特別是域外漢文小說的整理與研究工作，搜集到瞿佑《樂全稿》等罕見資料。在他的督促下，筆者申報全國高校古委會項目

並於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立項。本課題主要收集瞿佑現存所有作品，包括散佚在方志、類書以及域外漢文書籍中的作品，對現存瞿佑作品進行辨認、鑒別，盡最大努力為學術界提供完善的新編《瞿佑全集》。在廣泛搜集瞿佑作品和考辨的前提下，對瞿佑現存作品進行簡要注釋，力求揭示出瞿佑作品的客觀面貌和本意，以方便學術界之研究。

問題是，瞿佑作品紛繁複雜，需要細緻的辨正。近年來，筆者先後發表《〈四時宜忌〉瞿佑著辨偽》（《文獻》二〇〇八年二期）、《瞿佑〈宣和牌譜〉辨偽》（《中華文化論壇》二〇〇九年一期）等論文，推斷晚明纔出現的署名『瞿佑』的作品皆不可信。在確定瞿佑作品時，筆者依據瞿佑晚年在《重校剪燈新話後序》中所列作品：『治經則有《春秋貫珠》、《春秋捷音》、《正葩掇英》、《誠意齋課稟》；閱史則有《管見摘編》、《集覽鑄誤》；作詩則有《鼓吹續音》、《風木遺音》、《樂府擬題》、《屏山佳趣》、《香臺集》、《采芹稟》；攻文則有《名賢文粹》、《存齋類編》；填詞則有《餘清曲譜》、《天機雲錦》；纂言紀事則有《遊藝錄》、《剪燈錄》、《大藏搜奇》、《學海遺珠》等集。』但這些作品由於『戊子歲獲謹』，『散亡零落，略無存者』。

經過努力，筆者首次發現上海圖書館所藏瞿佑《集覽鑄誤》，又將日本內閣文庫藏本

所存殘序補人，基本恢復了該書的原貌，使瞿佑史學著作得以重現。該書繁體、簡體混用，一仍其舊。《香臺集》筆者所依據的底本是國家圖書館所藏之殘本抄本，該書曾易以《妙集吟堂詩話》而傳播，本次整理，將本事、旁注分開保留，然後再作校注。由於底本訛誤與漶漫不清之處較多，筆者據《妙集吟堂詩話》補正或以括弧注明於後。《香臺集》由於是抄本，「笑、咲」、「似、佢」、「鄰、隣」、「鈎、鉤」、「跡、迹」、「仙、僊」、「窗、窓」、「妝、粧」異體混用與手寫體字較多，在不影響閱讀的情況下，筆者也一仍其舊。

瞿佑晚年所自述的作品止存《集覽鐫誤》與《香臺集》殘卷。筆者又將其作品《歸田詩話》、《詠物詩》、《樂府遺音》和《樂全稿》納入全集。《歸田詩話》以知不足齋本為底本；《詠物詩》則以武林往哲遺著本為底本，參校賀光烈本，二本都缺內容則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等他本補入。《樂府遺音》則以丁丙跋本為底本，《樂全稿》據日本內閣文庫抄本為底本，《天機餘錦》據臺灣黃文吉《書目季刊》披露文本為底本。《剪燈新話》影響尤大。經比較，筆者以《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朝鮮本《剪燈新話句解》為底本，捨棄其中繁瑣之句解，另作註釋，附以日本慶安本與句解本之對校記，以便讀者比較。至於瞿佑散佚作品，筆者則一一收羅，雖隻言片語不敢忽視。而力有不逮，難以盡善盡美處，則以俟

來哲。

劉鉉在《瞿先生〈樂全稿〉序》中云：『今鋟梓者特其餘耳，若得衆作與今萃而為一，又得人為之采選，則有可傳而追配於昔人者，其特一二哉？姑序之以俟。』然而，校閱古書是件苦差事，雖命為全集，礙於識見，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期待博雅君子正之。

己丑夏於蘭園

喬光輝

目 錄

詩	
一、《香臺集》	(二)
二、《詠物詩》	(一〇七)
三、《樂全稿》	(一六三)
詞	
四、《樂府遺音》	(二五九)
五、《天機餘錦》載詞	(三一九)
詩話	
六、《歸田詩話》	(三九三)

史學

七、《資治通鑑綱目集覽鑄誤》

（四八九）

小說

八、《剪燈新話》

（六四九）

佚作

（八四三）

附錄

（八四五）

後記

（九八七）

香臺集



校勘說明

以國家圖書館藏抄本《香臺集》為底本整理。原抄本將本事、旁注分開，一仍其舊。由於底本訛誤與漶漫不清之處較多，筆者據《妙集吟堂詩話》本（簡作「妙本」）等補正或以括弧注明於後。由於《香臺集》是抄本，「笑、咲」、「似、侶」、「鄰、隣」、「鈎、鉤」、「跡、迹」、「仙、僊」、「窗、窓」、「妝、粧」異體混用與手寫體字較多，在不影響閱讀的情況下，筆者也一仍其舊。

《百川書志》卷五《香臺集三卷》

皇明錢塘存齋瞿佑宗吉著。纂言紀事得百一十題，事關閨閣，辭切勸懲，仍以本事附於題後，旁注係於詩下，資人吟詠之趣，而廣見聞之方，庶幾詠史之作也。

香臺集序（據徐伯齡《蟬精雋》卷十五）

先正瞿存齋先生宗吉，嘗詠女故事三百絕，名《香臺集》，前百首為香臺百詠，次百首為續詠，又百首為新詠。引用深僻，諷刺切實，讀者不能遍考，每遇事而病焉。予嘗為菊莊先生言之，先生乃命為之訓詁，因不揣僭妄，承命考注，閱三月而稿成。凡所引書千有餘種，友人海觀先生張天錫為之序云。

香臺，兒女之事；訓詁，記問之學。去聖人之道遠矣。然而《易》著『金夫，不有躬』，朱子釋之曰『若魯春秋胡之為者』，豈聖人亦近兒女，而朱子亦但訓詁記問為哉？是不然。男女居室，天地之大義也。歸之正者天，不歸者非天；歸不正者亦非天。或正以勸也，或不正以諫也，或正而不正以警終也，或不正而正以謹始也。或無而有念不可罔也；或虛而妖亦不可不正也！嗚呼，不有作者，知所自其誰？不有註者，知作者其誰？毋謂事涉兒女，毋謂學蹈訓詁，終語之曰：心無邪。作者誰？瞿祐宗吉；再註者誰？徐伯齡延之。宗吉，事在人耳目；延之，予友，博學強記，天文地理無不通，尤精音律字義，茲蓋其一長云。

香臺集目錄

後有印章『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藏』方印一枚。

香臺集卷上

王母仙桃	(一六)
后土瓊花	(一七)
洛神凌波	(一八)
昭君出塞	(一九)
花妖惑主	(三二)
毛女成仙	(三三)
則天遊春	(三三)
上官應制	(三四)
飛燕掌舞	(二十五)
壽陽梅粧	(三六)
嫦娥奔月	(一〇)
神女行雲	(一二)
龍女傳書	(一二)
綵鸞寫韻	(一二)
麻姑麟脯	(一三)
織女牛夫	(一三)
秦女吹簫	(一四)
湘靈鼓瑟	(一五)

昭儀春浴	(二七)
太真春睡	(二八)
阿嬌金屋	(二九)
武靈白華	(三〇)
玉兒步蓮	(三一)
樂昌破鏡	(三二)
瑤琊通吏	(三三)
獨孤誤君	(三四)
昇平訴夫	(三五)
劉后笞父	(三六)
麗華出井	(三七)
戚姬臨池	(三八)
徐妃半粧	(三九)
王后掩面	(四〇)
新婦傳璽	(三八)
才人請巾	(三九)
馮媛當熊	(三九)
班姬辭輦	(四〇)
齊后破環	(四一)
趙姬藏鈎	(四二)
褒姒不笑	(四二)
西施含翫	(四三)
香臺集卷中		
虞姬請劍	(四四)
孫妹握刀	(四五)
太穆挾讎	(四五)
平陽起人	(四六)

太平爭礮	(四六)	乳母回顧	(五六)
安樂門草	(四七)	侍兒私奔	(五七)
韋后雙陸	(四七)	瓊瑤玉箏	(五八)
良娣樗蒲	(四八)	師師檀板	(五九)
惠妃先亡	(四九)	崔鶯待月	(五九)
同昌早逝	(四九)	賈女竊香	(六〇)
唐兒薦寢	(五〇)	敞婦畫眉	(六〇)
陳氏更衣	(五二)	冀妻憆髻	(六一)
弟妃承恩	(五二)	家姬奉主	(六二)
嫂后享富	(五三)	官妓侍僧	(六三)
宸妃誕聖	(五四)	孟姜哭城	(六三)
溫成換粧	(五四)	浣紗抱石	(六四)
雪兒調歌	(五四)	綠珠墜樓	(六四)
杏娘拆字	(五五)	碧玉赴井	(六五)

孟光舉案	(六六)	弱蘭官驛	(七六)
文君當壚	(六六)	小卿茶船	(七七)
南郡憐嬌	(六七)	柳氏重婦	(七八)
導妻妬寵	(六八)	玉蕭再合	(七九)
党婢荼鼎	(六八)	紅線仙俠	(八〇)
孫妾肉盤	(六九)	錦檔業緣	(八〇)
謝女解圍	(六九)	小玉啣冤	(八一)
檜妻決獄	(七〇)	無雙譜約	(八二)
朝雲誦偈	(七二)	李娃念舊	(八三)
栞操參禪	(七三)	韓氏題情	(八四)
盼盼燕樓	(七四)	崔娟寫真	(八五)
端端雪嶺	(七五)	許妻傳淚	(八六)
柳枝放歸	(七八)	絳桃留侍	(八七)
	(八八)	柳枝放歸	(八八)